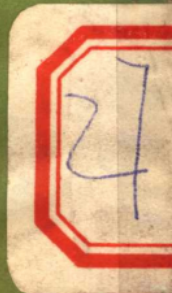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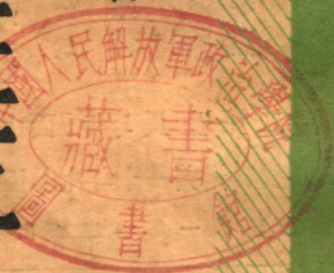


刊 叢 土 焦



保衛武漢 前衛戰在 北汧

西
敏
輯



版 出 社 刊 週 團 民

丙種叢刊第四輯之六
保衛武漢前衛戰在北江

實錄 西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
分大角
(外埠酌加郵)

版權所有

總經理

發行主任

編輯主任

總幹事

社長

發行者

建設書店
南甯民生路
第二二四號

梁上燕

亢真化

錢實甫

馮璜

民團週刊社

社址廣西南甯民生路二二四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一月卅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一四七號

保衛武漢前衛戰在江北

焦士彞刊第四輯之六

目

次

三十一軍太湖抗戰記	柳 鶯
第五路軍在鄂東	鎮 亞
黃梅前綫	鎮 亞
反攻黃梅	鎮 亞
鄂東戰局鳥瞰	卜少長
五路軍江北大捷	中央社

三十一軍太湖抗戰記

柳 鶯

一

赫赫有名的三十一軍，最近又在太湖附近創造他的偉大事蹟了。記者爲要

把他苦戰大晝夜的真實情形轉告國人，所以不辭遠道跋涉的勞苦，離開了武漢跑到前方探訪去。

在太陽快要西下的時候，我找到了軍部所在的位置，那是四面高山的地方。一切都是很寧靜的，人們也見不得怎樣忙，當初有點不相信，那裡便是指揮作戰的高級司令部。

快要到那所小村莊的時候，一曲口琴聲忽然遠遠地送到我的耳裡來，我轉頭看去，發現左前方小溪岸上的幾株大樹下，坐着十多位軍官，好似那聲音便是從那裡送來的。我依然走着我的前路，可是拐了一個灣便到他們的所在了。呵，你道那軍官是誰？原來便是我所要拜訪的軍長韋雲淞氏了。他們當中一位是參謀長馬君屢鴻，另一位是副官處長馮君焯奎，是我從前到田家巷時會見過的。我想，湊巧極了，有了老朋友在此，那麼，我的訪問工作容易得多了。馮

君首先發見我，也是最先招呼我的一個，他們很親切地和我握手之後，還一把其他同志都介紹給我了，可是，我那些記憶得這許多。

韋軍長較我去年在漢口見他時似乎瘦了一些，白頭髮也添多了幾根，這顯然地告訴我是勞心勞力的結果。

我們寒暄了一會，韋氏開始便說：『你又來找文章的資料嗎？目前我以為大可不必，且待打平日寇之後，再和你大談三天吧。』韶麗繼續着哈哈大笑。我才想把千千萬萬的民衆在期待着知道他們苦戰六晝夜給予敵人很大的打擊的意見告訴他，那馬君却從旁插了一句，『你也太辛苦了，暫時撇開戰事不談，且請本部的幾位音樂家合奏一曲口琴聽聽罷』。在大家一度催促之後，於是一曲清幽的音樂又送到我們耳鼓來了。

接着，韋軍長指給我說：『你看那滿山的松林，在廣西除掉供給柴火之外

再無別種用途了，而這裡牠還有第二種用途，可以製造伏苓和伏神，我已經將那製造方法問個明白，並且寄回廣西去了。照着實行，於農村經濟也許有多少的補益哩。』外面的人只知道韋氏是個捍衛國家的名將，而不知道他曾經做過廣西的建設廳長，而且是奠定廣西建設基礎的一位主要角色，所以他說起話來老是不離本來的色彩。

我們坐在草地上拉拉雜雜地談了一點多鐘，才慢慢地轉到軍部來，然而，所談的並不是我所急要知道的東西，心裡暗地着急得很。

二

大約是下午九點鐘的光景，我再度和韋馬馮諸位坐談，我的工作才得開始進行。

我們坐的是一所滿掛着地圖的房屋，中央擺着一張四方桌子，四面放把木

椅，地是很潮濕的，山蚊更多得使人可怕，這足見前方將士們生活的辛苦，在大都市住洋房，食大菜，出入跳舞廳的人們也會想像得到嗎？

他們開始告訴我：

「自六月拾八日潛山失陷起至七月廿二日止，潛山駐的是第六師團的兩個聯隊，在七月初敵曾對潛山西北山地上我們的友軍攻擊過幾次，看來是掩護安慶集中的。本軍於六月末旬起陸續推進至太湖附近，因為我們的任務是側擊西進的敵人，所以選定了太湖西北一帶山地為障地，右邊從二郎河起經涼亭河、太湖，至小池驛附近全綫長凡一百四十華里，好在是山地還勉強可以佈置得起，然而已經到處感覺薄弱了。障地正靠着潛山經太湖至宿松的馬路旁邊，是依山為障地的，前面是平坦開闊的地帶，很足以瞰制敵人的行動，可得算是一個良好的障地」。韋氏說到這裡還恐怕我不明白，再指着壁上的地圖一一指着

我看，好似教師在講堂授課那麼精細，我雖然不是軍人，也覺得瞭如指掌了。這是誠可感激的啊！

「本軍先頭到達太湖還算很早，不過自淮北戰後尚未有休息的機會，因此，也乘便把部隊整理一下，同時××師尚在正陽關方面與敵人對峙中，直到這裡開戰的前頭才趕到來，所以最初只能夠用一師人去警戒和構築工事。」韋氏接着說。

談到這裡，勤務兵端上幾杯咖啡來，於是我們轉回原來的坐處喝咖啡抽捲煙去。據他們說許久，受不到這些東西了，這是前天漢口來人帶下的。又在他們的生活中，最感困難的是捲煙問題，曾經有過不少次買不到香煙的，如果有人找到了，祇好偷偷地躲到僻靜的地方去抽，不然的話，不銷說一包一罐，就是再多一些，一下子也會報銷完結的呀。

停了一會，也可以說是第二堂功課的開始吧，韋氏吸了一口捲煙又慢慢地說。

『第一期的部署像剛才所說的了，以後又把××師延伸到××師右翼方面去，成爲兩師併列之勢，這可說是第二期的部署，在這個時期，我們除掉做工事之外，還在遠前方派出游擊隊，常常去襲擊敵人。』

『以後××師的一部也來了。不過他是開到宿松方面的，這一來本軍的正面更加廣大了。』

『那時的敵情怎樣呢？』我插着問。

韋氏正要答覆的時候，那角落裏的電話機響了，于是由馬君代答。

『湖口早經失掉了，安慶的敵人也續有增加，合肥的殘兵也大部南下，看來情勢是日趨嚴重的。』

『敵戰快要展開了吧？』我接着問。

『不，待我抽了一口煙再告訴你聽罷』，馬君一面對着我笑，一面抽着捲煙，神情是很安閑的。

我們這樣地期待着敵人的到來又許多天了，畢竟他沒有前進，當時前線的長官就有不少次打電話到軍部來，要求向敵人進攻去，好似他們都在磨拳擦掌要顯一顯身手的樣子。大約在他們的見地，以爲過去在平原大地作戰。無險可憑，我們缺乏大砲，沒有機械化部隊，所以吃虧很大，現在是入山地了，正是我們活動的最好機會，不趁這時發揮我們的優越條件，還待何時？

『但是事情沒這麼簡單的，對於他們的建議一吓子還不能夠接受，不過軍長仍然吩咐他們忍耐地等着，總有一天可以供他們的志願獲伸的。』

聽馬君說到這裡，軍長也打完電話轉回坐處了，他說。

「你們談到什麼地方呢？」

馬君略爲復述之後，他遙遙地指着地圖說。

「我們的陣勢明白了吧？但是到了七月廿三日又奉命令，要把××師推進到較前方去，于是我們的計劃又要從新策定了，爲要偵察地形從新部署，決定先派××團于廿五日進至徐家橋官橋之線負掩護的責任，師主力則俟我軍廿四日出發前方召見兩師的師長再定推進的日期。」

「第一日（即廿四日）我到前方去了，就在這一天，潛山的敵人開始向我們駐在遠前方的游擊部隊進攻，計有三處地方發生戰事，我們的游擊隊運用很巧妙的方法偷到敵人的側背去，結果打死日寇四拾多名，奪獲戰馬三匹。」

「廿五日敵人增加至四千餘。開始向我們的警戒陣地攻擊，在新倉駝龍山打了半天，後來因爲另一部數百的敵人企圖從右翼包圍，我軍才退回棋盤石仍

然是在主陣地前抵抗，太湖河北岸是有一道河堤的，敵人以為我軍一定是憑着固守的，放列了拾多門大砲連續地對着河堤轟擊，一下兒那土堤毀壞了，部隊也跟着潰河，殊不知河堤上我們一個兵都沒有，枉費了他們幾百顆砲彈，我軍待他半渡的時候，突然地往前推進，這時才利用河堤以熾盛的火力掃射，寇兵死傷的落水着實不少，迫得退回去。」

「同時還有三千餘人由潛山大道向小池驛劉家鋪進犯，先以砲兵陣地發射數百發，繼續步兵前進，我們的守兵靈巧極了，當砲擊的時候都躲到反斜面去，待到他的步兵接近了，便以機關槍手榴彈射擊，敵人死傷甚多。」

「當敵人攻擊的時候，他放起煙幕，企圖遮蔽運動，那知我們在高山上面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見他背後約莫有一個聯隊的密集部隊在後前進，於是我們的砲兵怒吼了，很迅速地發射多數的子彈，其中便有一門在這一天內射了一百

四十餘發，敵人所受的損害是很大的。不過我們的砲彈太壞了，有許多沒有爆炸，而且射程又不很大，不能達到預期的要求，這是十分遺憾的呀！」

『敵人既然開始進犯，當初所決定的××師推進至泊湖西北亘太湖之線已經不適於情況了，但是爲要有效的妨害敵人向宿松方面進犯，仍然不得不把他推進一步，我就在××師師部，召見了莫林兩位師長，決定把××師推進獅子山亘界石河之線，當時有人以爲離開既設陣地跑到山前面去拒敵是不合算的，但是我的意見却有些不同，第一、爲要有效的側擊敵人，往前是比較在後好些，這是任務的關係；第二、敵人過去的偵察總以爲我們在車路西邊的，突然間我們進出東邊去，這可以出乎敵之意料外，他所預定的戰術上的行動便要因此而發生障礙，這是戰術的問題。所以我當時決心這樣做，後來居然給予敵人不小的打擊呢。』

韋氏說到這裡，已是半夜十二時了，我覺得他們終日在勞心勞力，再不該耽誤他們的休息時間，於是由我的建議明天再談罷。馮君却說一兩個整夜沒有睡眠是極其平常的事。馮君更說因為連續夜行軍，到後來簡直走在路上都做起夢來，也曾試過不少次，我想，這種滋味不是親自經歷的人，斷斷想像不到，這更足以證明前方將士是如何地辛苦啊！

三

就在軍部歇了一宵，因為昨天跑了一天路，睡眠又很遲，精神疲乏得很，今天起床已是八點鐘了，而各位武裝同志早就各辦各的事去，他們這樣緊張工作，我竟偷懶到如此地步，更慚愧得很。

早飯是和韋氏，兩位處長一位主任同桌，米是兵站供給的，糙得不易下咽，菜也很簡單，可是他們用來却毫無難色。用膳的時候，拉拉雜雜地談了不

少話，韋氏尤喜歡把那有趣的話對我們說，和樂的氣氛，十足家人的樣子，我雖是偶然作客到此，也覺得他們中間是再愉快不過的了。

飯後復進入昨夜坐談的地方，繼續未完的談話。『廿五日我對莫林兩師長指示了作戰方法之後，便親到前方敵人攻擊最利害的左翼去，並在那裡住了一宵，我看見將士們是很沉着勇敢的，心裡愉快得很。』

廿六日拂曉敵又開始攻擊，重點指向××師的左翼，步兵約有兩個聯隊，大砲十餘門，飛機八架，更番轟炸突擊，戰鬪非常慘烈。下午我守備風虎尖的兩排完全犧牲了，那據點首先被敵佔去，接着近鄰的兩個小高地，也相繼不守。不過，入夜又給我們奪回了。

『同日另一部敵人向太湖城進犯，你看，太湖城是在主陣地前線的，最初便決定不固守牠。敵人對於城堡的攻擊，照例是先用大砲飛機一齊來的，隆隆

的聲音連續地響了半天之後，城內已成爲焦土了，可是我們的守兵並未退走，本着他們的經驗，砲聲一停步兵就要前進的，於是一個個從掩蔽裏面爬出來，期待着敵人步兵接近，真的步兵來時，只一陣的機槍聲，交着榴彈聲，敵人退去了，接着又是密密的大砲聲，這樣反復幾次之後，我們的守兵才依照預定的計劃，轉入主陣地來。』

『放棄太湖之後，約三千的敵人便到達××師右翼近虎風尖高地前面，大約因爲已是黃昏時候，且待敵人再行攻擊了。可惜我們的砲兵太不中用，眼睜睜地看見這許多敵人在前面，也無法去射擊他。』

『巨全日的戰鬥，統計敵人發出的砲彈迫擊彈便有二千餘發，飛機投下的炸彈也有一百多顆，然而這只是師的左翼主陣地真面目的戰鬥，其他還是前進陣地的接觸。』

韋氏說完停了一會，我接着問：

『敵人死傷很大吧？』

『他攻我，他低我高，死傷當然很大，當時雖看不出數目來，但後來據偵探回報，午刻在道路上就看見抬的兩批，共有六百餘人，而下午的戰鬪更加激烈，情形可想而知。』

『是那一部敵人呢？』

『是第六師團的主力』。

『沒有戰車參加吧？』

『山地戰用不着那東西』。

『日寇的戰法，向是避實擊虛的，這一回怎麼一定要向山地攻擊呀？』

『你看我們的陣地正臨着潛太公路，他不把我們壓迫開去，那裏通得過